

走向
田野...



洪忠佩
著

婺源
的
桥

走向
田野…



婺源 的 桥

洪
忠
佩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婺源的桥 / 洪忠佩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4
(走向田野)

ISBN 978-7-108-04661-1

I. ①婺… II. ①洪… III. ①古建筑—桥—介绍—婺源县
IV. ①K9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2976 号

责任编辑 张 杰

装帧设计 薛 宇 张 红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 数 150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水的记忆——

木桥上的流年碎片…… 003

热血流淌——

遮不住的武穆诗情…… 059

殊途同归——

写在桥上的村史…… 023

双桥落彩虹——

募化僧人胡济祥与创

始理首胡永班的修行…… 069

荣耀的标记——

三十六座半桥的隐喻…… 043

通途——

桥上的人脉与跫音…… 081

流风遗韵——

生长在桥上的传说 …… 167

相逢的梦境——

桥与村庄融合的意象 …… 125

旷野芜桥——

湮灭或即将湮灭的桥影 …… 205

觐心——

肇子桥到中溪桥的嬗变 …… 143

发虚——

石匠的信仰和神灵 …… 239

像箭矢一样遗落——

太平军在婺源遭遇 …… 155

后记 …… 256

流风遗韵——

生长在桥上的传说 …… 167

相逢的梦境——

桥与村庄融合的意象 …… 125

旷野芜桥——

湮灭或即将湮灭的桥影 …… 205

觐心——

孽子桥到中溪桥的嬗变 …… 143

发虚——

石匠的信仰和神灵 …… 239

像箭矢一样遗落——

太平军在婺源遭遇 …… 155

后记 …… 256

目 录

水的记忆——

木桥上的流年碎片…… 003

热血流淌——

遮不住的武穆诗情…… 059

殊途同归——

写在桥上的村史…… 023

双桥落彩虹——

募化僧人胡济祥与创

始理首胡永班的修行…… 069

荣耀的标记——

三十六座半桥的隐喻…… 043

通途——

桥上的人脉与蹇音…… 081

水的记忆

——木桥上的流年碎片

河流的理想在远方，桥却诞生在去远方的路上。

桥，有着双重的压力，既承载着路，亦承受着水。只有在有水有路的地方，我们才能找到桥的身影，抑或通过桥残缺的局部去还原桥的本真。在婺源，我顺着河边的村庄行走，围着一座座或熟悉或陌生的桥转悠，试图透过水面上的桥影，漾开婺源的乡土民俗，洇出婺源人的社会生活。一座桥，可以径直从此岸到达彼岸，甚至抵达深邃漫长的时光。

像嵌入婺源村庄的土地庙一样，木桥也是属于婺源乡野村庄的。河流、天空、山峦、村庄，是一座木桥抒情的底色。当河流向着村庄与远方敞开时光之门的时候，一座木桥丰富了婺源人与河流的想象。是河流经年的丰润，让婺源人忽略了木桥上曾经的春光与霜白？还是木桥上曾经的春光与霜白，让婺源人忘记了村庄的流年？婺源的河流，不仅孕育了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河流的桥上，还走过了李白、黄庭坚、苏东坡、何执中、宗泽、岳飞等一批声名显赫的访客……

在婺源以梁桥、拱桥、浮桥、吊桥构成的桥梁类型序列里，木桥是原始而简便的，从最早的跨越障碍的横木为桥的独木桥，到后来演进发展的木板桥，其材质从杂木到杉木再到枞木（松木）为桥脚、杉木为桥面，都是木桥质朴的写真。从横木为桥的那刻起，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村庄最初的文明。一个个有着悠

久农耕文明的婺源村庄，是一片以桥衔接的山水田园，古朴、灵秀，宛如画境。在婺源人的心目中，木桥是山水衍生的，是人与山水的对话，自然、顺畅，一如人们对土地的亲近与依恋。对木桥的叫法，婺源人因形而名，简单、直接，有的叫板凳桥，也有的称人字桥。这样的叫法，贴近于生活，更贴近人的本身。在这样的木桥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婺源人在古老时代生活的开始。

木桥的前身是一棵棵长在山上的树。清溪河流，波光粼粼，木桥隐约。倘若木的本色透着葱郁茂密的森林，而木的纹理却叠映着时光之轮。在中国的版图上，联结着皖、浙、赣边地的婺源，不仅出产绿茶、砚石，还盛产木材。“婺、祁山多田少，乡民栽杉木为林，以供赋税，三四十年一伐。”而有些山民“养生送死，尽在其中”（《大清一统志》）。“婺源贾者率贩木”（民国版《婺源县志》）。婺源在新安江和乐安江水系的源头，向东可经新安江、钱塘江直达杭州，向南呢，可以由乐安江经鄱阳湖接长江，远抵南京。从宋代婺源木商放排贩木的那天开始，“水客”们（婺源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了拼山、采伐、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在婺源人的口语中，把从山场采伐运送到河边的商人叫“山客”，而从水上贩运木材去异地销售的则叫“水客”）随着家乡的河流，就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陌生的远方。在遥远的年月，全国各地的码头都来往穿梭着婺源木商的影子。据《婺源县志》记载：“古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

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在漫长的历史建制里，婺源曾是盛开在徽州的花朵。明清时期，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等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为特征的商业集团，盐商、典当商、茶商、木材商，则成了徽商的“四大行业”，婺源商人以“木商”饮誉其中。北京颐和园、山东曲阜孔庙的栋梁，均源自婺源的木商。在婺源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朝乾隆皇帝修建宫殿，晓谕各地进贡杉木一百棵，不仅要求粗如谷箩，长需十丈，而且不能有节疤。于是，全国运去成千上万棵杉木，只有婺源的九十九棵符合要求。乾隆皇帝只好再降圣旨，悬赏白银千两，结果最后一棵杉木还是来自婺源。民间传说的可信度有多少值得商榷，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婺源木商的辉煌。应是从明代开始吧，婺源有记载的木商真的是数不胜数，西冲俞氏、江湾江氏、庐坑詹氏、坑头潘氏，还有漳村王氏等，都是世代经营木业的大家族。翻开婺源商人在上海从事经营活动的历史，可上溯至清代乾隆初年。婺源人胡执卿、杨锦春、胡靖畔靠经营杉木发家，纵横十里洋场，并成为了上海木业的巨擘。从他们开始，婺源的杉木垄断着上海的市场。在沅水之滨的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簪夫不下数千人”。婺源木商还在一些商埠重镇开设“木行”，旧时杭州候潮门外最为出名的“徽商木业公所”，“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其子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徽

商公所征信录·序》)。在这些木业巨头中，婺源香山程文昂（字双石）的名字是无法跳过的。他在婺源历史上的现身，不仅是名噪一时的木商，还是篾缆（用竹编成的缆绳，春江放排捆扎木排用）的发明者。篾缆的出现，彻底告别了放羊式水上贩木的历史。随后，篾缆开始广泛用于木桥上，串联桥板与桥脚的便是程式篾缆。在他们的生活里，是一场又一场的桃花汛，是一根又一根联结成排的木头，是恪守的商道，还有辗转反侧的长夜淌进梦中的星江，以及星江上的桥。在程文昂等木商的心中，木桥与木排走得太近了，它们在相遇中离去，又在离去中相遇。时光倒退，树、河流、木桥，还有流水般走过木桥的人，都是扣在一起的信息，醒目的，遮蔽的，隐匿的，都像被一根无形的篾缆串联了起来。

二

汉代“字圣”许慎在《说文》中说：“桥，水梁也。”

桥的渊源是河流。在饶河的水系里，在乐安河的上游，段莘水、古坦水、武溪水、江湾水、浙源水、湫溪水、高砂水、横槎水、赋春水、长溪水、镇头水呈脉状分布，曲折、迂回、蜿蜒，而古坦水与段莘水则在武口汇合，形成了婺源的干流——星江，全县河流总长度有五百一十六公里，流域面积二千六百二十一平方公里。在潺潺的水声里，桥在不同的年代

与河流呼应着。在商代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的婺源山区，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是山越族。后来，随着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外来氏族部落成员的不断迁入，这片峰峦叠嶂、河流密布的地方，成了中原土族避乱归隐之地。百转千回，彼此相融，婺源人沿河而居，河盈润着婺源人的生活，桥丰富着村庄两岸的风貌。葱郁的山峦，蜿蜒的阡陌，瓜棚豆架的菜园，长方不一的稻田，还有粉墙黛瓦的民居，以及鸡鸣犬吠之声，一如流水的鲜活，充盈着村庄生活的气息。

在这样的村庄里，沿着小桥流水，古树、老墙、深巷、桥梁、石板路，是时光刻度的标记，亦是进入村庄过往，甚至一个宗族的通道。祠堂、路亭、桥梁、水埠、山林，都是一个宗族，抑或一个村庄全体村民必须共同维护的公共设施。在传统社会，“礼法兼治”是处理与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乡规民约是婺源村庄在遥远的年代建立和规范民间秩序的主要方式。一旦矛盾激化，产生了纠纷，则由同族的人诉之于族老、祠堂，不同族的呢，即诉之于乡约、文会，以期仲裁与调解。古时，婺源村庄契约文书中有一份《禁苦株树林帖》，就是由于有人偷伐道路两旁的古木，而通会各房、族长严禁滥砍滥伐的，对违禁者的处理轻则罚戏办酒，情节严重的，还必须由排年（古代指轮流当差的人）、乡约（古代指奉官命在乡里管事的人）或保长上报官府，加以严惩。

溪头龙尾村的乡约所，可以说是古时婺源村庄乡约制度的一个缩影。据村中老人介绍，龙尾村因处于段莘水西岸龙形山的尾端而称龙尾，村庄始建于唐代，段莘庆源詹氏第二代詹士诚（字有遇）始迁龙尾〔《庆源詹氏宗谱》乾隆五十年（1785）载记〕，但由于詹氏后来在龙尾销声匿迹，江湾的江姓在元末迁入，始迁祖是弥四公（字用宾，行弥四）。弥四公留给后世的德行，《弥四公祠碑》中都记载得一清二楚。随着变迁，村中江、陈、叶、程为主姓。在龙尾，乡约所还有一个堂名——“恂恂堂”。在龙尾村的记忆里，身为明朝福建巡抚的婺源人游震得，为家乡的乡约所题写堂名时，吟诵的是“为人矜严，好修容仪，进退恂恂”（《汉书·冯参传》）。位于龙尾村中的乡约所，是龙尾的先人出于维护村庄的安穩和谐而建的，从它落成的那天开始，一幢房屋由一个建筑符号向村庄秩序建构，经年掌控着村庄的话语权。于是，乡约所便成了这个村庄生活道德的背景，融合了当地生活习俗的底色——乡约的作用除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还须“患难相恤”。村庄最初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包裹着传统文化的内核。我去龙尾村，看到的乡约所只是一幢古旧斑驳的老屋（建筑形制类似于村庄的祠堂），里面空荡荡的。如果时光倒流，厅堂之上正襟而坐的，应是村民最为信服的长者吧？从约定俗成，到相沿成习，蔚成风气，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穿越时空的抵达中，龙尾江氏宗祠世贤堂的一份造桥募引，还原了遥远年月的生活现场——

“龙尾港口，婺东北之通衢也。双溪合流，行旅负担，集凑络绎，实为要津。向有木桥，以达往来，每夏月霉雨暴降，水涨桥解，渡之以舟，然涛澜迅激，时有覆溺之虞，济者病焉。吾乡议建石梁，上为亭树者旧矣。因财用不充，工再兴而辄止。今本祠捐厚资以续成前议，凡鸠工伐石，购木陶瓦，所需既专任之矣，而搬运群材之工，不无繁费，尚须众力经营，爰恳仁人善士，慕义劝输，共襄盛举，俾行旅永无匏叶之叹，而负担长蒙利涉之休，不亦所施者约，所济者众哉。俟厥功告成，将勒贞珉，以垂芳名于千秋，其与倾囊而营梵宇者，善相万也。同志者勉旃。时雍正元年桂月谷旦龙尾江氏宗祠世贤堂敬引。”（《造港口桥梁募引》）

段莘水与武溪水合口处，便是龙尾村港口。原先，港口是以木桥通行。然而，每到梅雨季节，河水猛涨，港口的木桥就被冲垮了。这份募引是由龙尾江氏宗祠世贤堂发起的，木桥改石桥由江氏宗祠捐资，购买及准备建桥的相关材料，并倡议族内（外）慕义捐输。募引还不足二百七十字，流传的年数已超过了字数。

从婺源人心中桥葆有的“补天济世之才，利物济人之德”，再去读《泓源桥会山记》，便觉得顺理成章了：“仁莫大于济众，德莫善于津梁。吾祖三姓同居泓源上社，出入必有当途要津，于是建议与□□□□共置有桥山一业，土名□□处，向来蓄木以资助用。迩来人心涣散，山林濯濯，或有桥木之损坏者，则

亦无所补矣。是以□□年，我上社合众另买□□处桥山，以为悠久之计，用之取用，不用则禁，而子孙世守，永固桥梁之用矣。又虑洪水泛滥之时，而梁之无不冲裂者，斯时往过来续之人，虽有木排暂济之功，不无扬厉之叹，因感而言，代桥之济莫如舟，则有□□人之应，各启诚心，捐资以助，且喜有桥山之木，而梁之可绎，洪水之兴，而舟之可济，虽无远作之功，颇庆门前之德。”清代时，泓源潭与龙尾同属万安乡长城里（今属秋口镇黄源村）。这样的记述，不得不让人去追溯泓源潭在明嘉靖年间的建村人李汝祥，以及其后人在河曲水潭旁展现的性情。泊水河畔，木桥的一头是泓源潭村，另一头则是唐昭宗李晔敕赐金字牌额的黄连寺，在悠远的钟声里，萦绕传递着村庄的古朴与宁静。

一直蛰伏在村庄传统生活中的事，没人问起，就忽略了，一如桥山的树，任其自由生长。村庄的桥山、桥会、桥屋，从表面上去看，虽然只是围着桥打转的一些俗事，往深处想，却是一个村庄的公共意识，以及村庄民间性情与精神的构建。它既是原生的、质朴的，又是常态的、自然而然的。像泓源上社共置的桥山，便是泓源潭村人原始本能的性情体现。

桥山这个词汇，在汉语中是专指地名的（譬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黄帝崩，葬桥山”的载记；又如：河北省涿鹿县的桥山，以山顶有天然形成的拱形石桥而得名）。而在婺源，却特指个人或合众出资购买蓄木搭桥抑或养木修桥的山地。在村

庄的遥远年月，村庄的桥山便是禁山：“立加禁桥山帖，□□处等原置桥山，盖为津梁永赖，是以向行严禁，近见借采薪之名，而并其树木残毁弗顾，立睹山林濯濯，禁令废弛，若不严饬于先，何以遏止于后，自今特行加禁之条，毋得入山林取柴薪，庶山林之木常美，而梁桥之济不可胜用矣。如有仍前不遵者，通众公议罚银若干，入桥会内公用，决不徇情，特帖通知。”（《加禁帖》）

相对于桥山，桥会与桥屋同样是婺源民间生发的词汇，像村民的言行举止一样朴实，桥会是类似于建桥修桥的民间组织，桥会中设有桥户，隶属桥户的佃仆称为桥仆，由桥仆负责木桥的搭建和桥山的管护。而桥屋呢，则是放置建桥修桥材料的仓库了。在下溪头，还有一个以“桥木林”命名的山谷，这片林地生长的木材，原先都是供下溪头村、岭背村修建木桥所用。除了修建木桥之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进入桥木林砍伐树木。这是婺源村庄最早的桥山吗？山不语，也没人能给出答案。在婺源，每一座村庄木桥附近的山峦上，都有一片桥山的绿荫。

三

“山溪之险，赖舟以济，往来之便，莫尚于桥，住居之所，向有桥梁以通济，尤利行人之便易，因被洪水之兴冲裂，出入为艰，秋节将临，波澜不惊，于是佥议于□□日起竖，预备修颓，悉照前例，毋得推诿，特帖通知。”